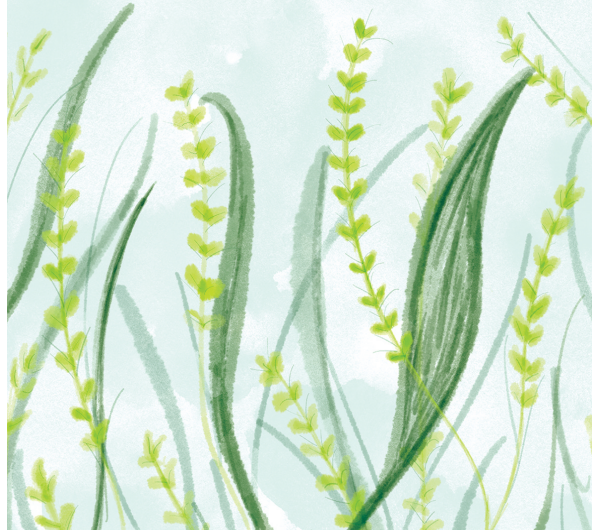


人生小满，足矣

□ 王调忍



五月，是个万物始茂，盈而未满的时节。春的绚烂还来不及及走远，一阵爽朗的风就迎来了初夏。

人，跟着二十四节气，一路向前，穿过繁花似锦，踏入麦浪摇曳。过了立夏之后就是小满。

小满在唐人欧阳修的“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中款款而来。此时的大地，一片生机盎然，又从容不迫。夜莺在茂盛的柳树枝头自由自在地啼鸣，明月照亮了万里长空。这个时节，田垄前的麦粒开始灌浆，像一群即将褪去稚气的少女，在初夏的风中轻轻摇曳着，笑着那落满一地的嫣红。

此时，还未完全饱满的农作物，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将在成熟前接受来自天空最后的馈赠。正如民谚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反映雨水丰盈，农作物将会迎来倾盆大雨的洗礼，其颗粒也在温度与雨水的刺激下变得愈发饱满。一切都有着向上生长的力量。

小满，在农耕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从陶安的诗句“连营万屋无闲地，小满初晴麦气薰”中可知这一时节的繁忙景象。插秧、管麦、收油菜、养蚕采桑，每一样农活都得赶在这个时节。农人辛勤劳作，内心是丰盈而满足的。

满，在《说文解字》的解释：“满，盈溢也”。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难怪节气中只有小满而没有大满。传统

儒家中庸之道忌讳“太满”，有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之说。

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它所蕴含的生活理念，人生哲理时刻警醒着我们做人要有度，做事要有数。面对自然的规律，我们要心存敬畏；面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心怀感恩。

小满，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生活中以小满的状态面对一切，不为小事而计较，多一点宽容，少一点抱怨。不一味的索求，不患得患失，真诚的付出，坦荡的行事，小小的满足，大大的惊喜，不求完美，但求无悔，幸福就会悄然而至。曾国藩说“人生的境界是花未开全月未满”。仔细想来，却是如此。小满，未满，才有进步的空间，才有对未来的期望。

小满，是一种人生的智慧。

也许，房子不够大，但充满欢声笑语；也许车子不够好，但一样能去远方；也许，孩子学习不好，但是足够乖巧；也许，妻子不算漂亮，但是足够温柔；也许，先生不会赚钱，但是真诚善良。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小满，就是不攀比，小满，就是积累一个个小幸福，小满，就是大成若缺。

人生小满，足矣。

布谷喊熟的五月

农事催得急，焦灼地啼叫
一声紧过一声
喊醒了生锈的镰刀
喊熟了北方的五月

阳光亲吻着热辣辣的风
成熟的麦子，翘首以盼
如待嫁新娘，凝望迎娶的马车

布谷，布谷——
亲切幽长的叫声
又一次从我久违的村庄漫过来
携带着母亲蒸馍的香味
(杨传信)

青春

是一只跌跌撞撞的
飞蛾，在夜的网中
一盏微弱的烛火就会
让它蒙着头向前冲

是一段杂乱的
交响，在长满野草的山谷
那只拿着指挥棒的手臂
如亡命奔逃的野鼠

是艳阳里的一场
疾雨，忘记带伞的人
头顶着和煦的阳光
却被浇湿了全身

是打翻了的
调料罐，在琳琅满目的厨房里面
拾起那一堆堆
如玉的晶体，有酸涩
也有甘甜
(杨兴华)

晨读

摇落满天闪烁的星斗，
踏落遍地晶莹的露珠。
清风吹开求知的心扉，
伴随我在黄河畔晨读。

杨柳伸出柔软的纤手，
太阳投来金黄的光华。
琅琅书声像百鸟欢唱，
张张笑脸迎来知识欣慕。
(李均)

草木，枯荣并存

布谷鸟挟着阳光的香味
飞翔，旋转
色彩，用温暖的表情诉说
彩裙上蝶飞凤舞
孩子的脸蛋
结出红扑扑的苹果

不奢望不贪图
不泛滥不张狂
庄稼地里微风细雨
青藤攀上窗台
啾——啾——啾——

这里枯荣并存
自足地，接纳头顶的风起云涌
这里是人间
草木无恙
(施崇伟)

旧时光

阁楼上的樟木箱子
这褪色的信封一打开
无数的丁香鱼从夜色中潜入

镀了银的时光从手腕上褪下
一坛十八岁的女儿红开启
盘扣微醺，蓝印花袄依次上色

我拿起这把桃木簪子，黄昏
被划了一道口子。欸乃一声山水绿
十八岁的祖母正撑着竹篮

从河埠头悄然站起……
(杨苏燕)

去野外听雨

雨下了多久，
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大大小小的雨滴，
着急地满世界跑，
执拗地想唤醒每一个人。

但恐怕连雨也不知道：
自己天生就是哑巴。
高楼上的人聆着耳朵，
真的能听到雨声吗？

雨滴前赴后继的追问，
在世界的低洼处，
终于听到了回音，
原本沉默的草木开口了……
(程川)

何以消夏

□ 张叶

在汪曾祺的夏天里，似乎看不到闷热与烦躁，总是捕捉到最为受用的方面：“夏天的早晨真舒服。”他是心静自然凉呀——一大早做的事，是“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

常人所回忆的夏天，即早晨也是酷热的，一出了空调的屋便像是整个儿蹬进了温水，呼吸都不痛快。但汪曾祺注意到了他的花儿，他说“夏天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牵牛花开得太早，秋葵楚楚可怜，重瓣的风仙花如小牡丹，还有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在他的夏天，可以将西瓜吊在水井里，下午取食，“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他在院子里乘凉，放一把大竹椅，“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耳畔听的是蝈蝈的鸣唱，然后看月亮：“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非常好看”。热浪的逼迫、蚊虫的干扰好似都不存在，汪曾祺的夏日，惬意自在，使人学会会将视野放宽，欣赏细小的美妙景致，心境自然也敞亮清凉了起来。

“草有时比花漂亮”——肖复兴的夏天，亲亲的野草占满了童年的回忆。他们那些调皮的男孩子，会将狗尾巴草的毛毛探进女孩的脖颈里，“逗得她们大呼小叫”。狗尾巴还会



爬上房顶，长在鱼鳞瓦之间，“是我童年的伙伴”。还有“成片成片的萱草开着黄色的喇叭花，花瓣硕大，明艳照人”。在初夏的五月，他说“小满真是人生的一个好节气”，是“最有生机和朝气的小姑娘”，还告诉我们，人生的小满时节要“少挑剔多栽花，少刮风多酿蜜”。至于夏季里的另一个节气“芒种”，则要“春争日，夏争时”，收获与播种须臾不得浪费。这藏在夏季里的人生哲学，真正令人受益匪浅了。

读《浮生六记》，终于提到了蚊子。沈复这样描述：“夏天的蚊子嗡嗡响，响声如雷”，初一听好似找到了知音，但紧接着他说，“我把他们想象成鹤群在空中飞舞”！真令人忍俊不禁了，在有趣的人眼里，连蚊虫也不至于那么令人懊恼了。更甚的是，他将熏蚊子时烟雾缭绕的景象说成是“果然就像白鹤在云头上高亢地鸣叫，令人高兴得连声叫好。”

最佩服还是苏东坡，被贬谪惠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日子，漫长的夏日格外难熬，他一度水土不服。但他有大智慧，悟得快：“此间有什么歌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此后焚香、静坐、思考，终于感受到内心的清凉，他又可以赏月了。

一只怀孕的猫

□ 张德华

这天上午，我出发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当我走出大厦门厅，右转时，朝左下边下意识地扫视过去，出其不意，收获了一处清晰的景致。

高楼映在汽车后箱盖与玻璃上。离我约五米，一只猫，趴在那黑得发亮的地方打盹。

汽车高高翘起的臀部给了它一个可以瞭望的高度。它似乎很清楚自身的处境，眯着眼睛，根本没有在意过往的人与大街小巷的嘈杂。

这里，一定有个高高在上的灵魂，打心底里鄙视一切。

我提了提神，慢慢靠近，准备给它拍张特写。这猫，会不会就是那只？它总在深夜，从双眼放出光芒，在低矮的灌木带边悠闲漫步。我经常在加班工作后回家，下楼经过花坛时，与它相遇。这猫，会不会就是那只？它在春天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像被遗弃的婴儿，或者是堕下的胎儿的幽灵，令人胆战。

不错！它的确具有猫王的气度，像只老虎，在醒目的地方打盹，有种掌控全局的自信，似乎不屑于小伎俩的骚扰。它只

微微张开了一下眼睛，又闭上了，继续它的回笼觉。

这种态度，像一个吃惯了苦头进而蔑视痛苦的人，像一个亲人都先后离去的最后孤独的人，像一个对幸福已经麻木了的人，像一个对酸甜苦辣都趋向漠视的人，像一个放弃了所有理想的人。

我靠它越近，越发现大厦的屋顶越小，小得刚好趴下这只猫。大厦倒插在天空里，这只猫仿佛在等待一片流云，只要一出现，它就会纵声一跃，跳上映出的云彩。仿佛，还须等待一个不短的时间。

我故意咳嗽了一声。它缓缓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我以为它会快步离去。但它在原地又缓缓趴下了，仿佛一小堆误会。

它站起时，我发现它的腹部鼓鼓而沉甸甸的。哦，它怀孕了。

它根本不在意我的看法。它已经怀上了一个孕妇的世界观。



瓦蓝

□ 吉保祥

瓦蓝，听起来便赏心悦目的称谓。天空蓝，湛蓝，蔚蓝，透明蓝，像鸡蛋清那样的纯，优雅、潇洒，有始有终，有凭有据，蓝到了骨子里、肉里，炖到了锅里，让人心神神往，大快朵颐。

小时候的房屋有天窗，天空通常有小鸟光临，晚上睡不着觉，便一直瞅着天窗外的夜空发呆。巴掌大的天空上，有星星狡黠，有月亮调皮，有银河无垠，一碧如洗，毫无纤尘。那时候的天空，就像一个鸭蛋，一碰就破了，而月亮与星星是双蛋黄，以瓦蓝的天空为背景，一唱一合，天就亮了，梦就醒了。

坐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某处排椅上，面对着百年伟大的建筑发呆，这儿随便某处便写着失落与哀伤。我碰到了粉墙黛瓦，又遇到了几个假扮清人的粉色官女，光景变幻，世事流年，时间静止在此时，像在等候某段荣光再现。刹那间，我遇到了那种蓝，是太阳作用下的蓝，是天空垂直下来的蓝。瓦蓝色的背景下，让避暑山庄突然平添了生气与力量，这是一种通透的时尚，像梭罗在瓦尔登湖边散步，更像法布尔看到了蝉，更加洪容姿高颂着“绿荫幕定蔚蓝天，庭户萧然有漏仙”。山庄内一定隐藏着若干先贤，他们通过历史的望远镜祝福着华夏苍生。

在江南，天空一般呈现两种颜色，一种是天青色，等着烟雨，儒雅在宣纸上晕化；另一种便是瓦蓝，有炊烟作底，整个画纸上一片安详。我躲在水乡周庄的某处旧宅里，周庄穿着蓝色的上衣，青色的裙裾，红油纸伞，有雨落下来，打在蓝瓦上面，有一两处瓦片禁不住水滴石穿逻辑，跌倒在地上，一声脆响，像沙漏断了沙。

收到朋友的祝福微信：焦作的天空还瓦蓝瓦蓝吧！

本来心事如潮，本来诸多不快，本来为每天的柴米油盐和人烟烟火与现实貌合神离，看到瓦蓝二字，突然间喜悦涌上心头。瓦蓝，像瓦一样的蓝。蓝色，清纯大方潇洒，好想抓一大把蓝，扔在尘世里，这世上岂不是少了诸多难题。

生长于北方乡村的我，对小麦并不陌生。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北方人吃饭，以面食为主，而所有的面食，它的原料几乎全来自小麦，所以确切地说，小麦便是我们北方人的“天”。

在北方的农村，小麦绝对堪称是伟大而慈悲的植物。我出生于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隅的司马故里，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非常适宜种小麦。“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每年秋收之后的十月初，一粒一粒的挑选好的小麦便被播种到地里了。这时，若有一场绵绵的秋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大约一周之后，一株株的麦苗，便像细嫩的韭菜一样，你挤我拥地蹿出地面，用初生的嫩绿，装扮着逐渐衰败的秋日。要是久旱无雨，村中的人人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比地下的小麦还着急。

萧瑟的秋日里，小麦长出三片叶之后，便开始了第一次分蘖扎根，进入越冬期。满目肃杀的冬日，大地一片衰败，只有它们身挨身肩并肩，满怀希望，齐刷刷地挺立着绿色的身躯，摇曳着纤细的叶子，在寒冬腊月的北方站成了大地上绿色的诗行。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它们抖抖身子，如绿色的火苗笑对凛冽的寒风，飞舞的雪花是它们的棉被。“春从何处归，陇麦回青润。”当春风轻

盈地拂过大地的时候，它们便懒洋洋地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睁开惺忪的睡眼，精心梳洗一番，像是赶赴约会情郎的豆蔻少女一般，顿时变得绿油油、水灵灵的。不出几日，田野之上便犹如铺上绿色的地毯，或许，麦子和人一样，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它们不恋春光，更怕负了春光，它们用冬天积蓄的力量争先恐后地在春天里埋头拔节、坐胎、吐叶、扬花、吐穗，这时的小麦，真是几天一个样，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夏日，小麦昂首挺胸，摇晃着由绿变黄的身躯，像怀孕已久的少妇，“小满”之后，小麦开始灌浆，尖尖的麦芒脱颖而出，此时的小麦褪去了往日的娇羞，把逐渐饱满的麦穗高高地擎起，像金色的旌旗迎风招展。这个时候，炽热的阳光便是对小麦是最好的奖赏了，进入六月，翩然而至的“芒种”时节，饱满的麦穗变成了金黄色，小麦如即将分娩的产妇，颗粒饱满地只等待着即将落地的那一天。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收时节，站在乡间的田野，一行行麦子似金色的诗行，行行成熟饱满，风情万种。微风拂过，麦香氤氲，一片片麦子，犹如金色的海洋，汹涌澎湃，让人心底溢满了丰收的喜悦。迎着炙热的阳光，走进麦地，一株株成熟的麦子，娇羞地低着头。俯身，

捧起那沉甸甸的麦穗仔细端详，一株株小麦颗颗饱满，几乎经不起一阵风的抚摸，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忽觉得这麦子也像十月怀胎的母亲一样，那分娩的喜悦，或许只有做了母亲的女人才能懂得。我忽然对这片麦子生出一种从未有过感动和敬意来。不远处，一片忙碌的景象，一片片的麦子无悔地倒下，没有抱怨只有从容。

站在麦地里，我竟觉得麦子似英雄一般伟大！一粒小小的麦子无悔地埋入地下，在时光的风雨中，经历了四季冷暖的淬炼，到头来无私地捧出了好多粒麦子给予我们人类，这是何等的高贵和悲悯啊！炎炎夏日里，它们无悔地赶赴死亡，只为交出饱满的果实。或许，它们知道，如若不死，它们仅只是一株麦子而已。只有死去，来年才能换来无数株的麦穗，这样的死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呢？！时过中年的我，此时此刻才真正懂得了麦子的伟大和慈悲。

站在夏日的田野，不由得想，世间万物皆有禅意。或许，这些饱满丰盈的麦子，正在以这样的一种特殊呈现的方式，在启发我们人类呢？原来，成熟的麦子和成熟的人一样，都是懂得谦虚地低头、感恩和无私地为世界奉献自己。人生一世，做人亦该如小麦，懂得感恩和奉献，才能开启爱的菩提！



致敬小麦

□ 王芙蓉

□ 王芙蓉